



Policy Brief No. 201865

September 30, 2018,

倪月菊 : niyj@cass.org.cn

西方民主的罪与罚^①

摘要：民主确实是好东西，但若被当作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最廉价的借口，这本“好经”就被念歪了，成为粗暴干预、扰乱他国内政、撕裂国际社会的霸道式民主。这种霸道式西方民主不仅使被“改造”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分裂、人民流离失所的境地，也成为祸乱世界、制造分裂与动荡的根源。国际社会乃至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并给予坚决反击。

关键词：霸道式 西方民主 不良影响

^①倪月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人民论坛网，2018年9月30日。



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高举“民主”旗帜，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当作“普世价值”，仿佛谁不推崇西方民主，谁就是异类，必群起而攻之。21世纪以来，从伊拉克、阿富汗到中亚国家，从利比亚、埃及到海湾国家，再从乌克兰到土耳其，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民主闹剧”乃至惨剧，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狼烟遍地、生灵涂炭、经济崩溃的“废墟国家”。这种以“民主”之名，实施“霸权”的行为，导致了欧洲至今为难民所苦；导致了海湾国家自相残杀；导致了乌克兰与俄罗斯势不两立；导致了有关国家内部对立激化，政局混乱。

民主从来不是抽象的、可以用唯一标准尺度衡量的概念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阶级和国家，也就产生了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作为政治制度，民主是用来调整和确定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因此，民主从来就是历史的、具体的，依托于具体的制度、国家之上的。古希腊的民主政体，实际上是奴隶主专政的政体，对奴隶来说，“民主”是不存在的。欧洲近代“民主”政体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王权进行了血与火的斗争后才争取来的。民主制度只能依托于不同的国家政体，不同的文化背景，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存在并运作。即便是实行所谓标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在具体民主制度构成和运作方面，也有极大不同，如美国的总统



制与英国的内阁制。可见，抽象的、理念中的标准民主制度，并不存在、也难以存在，更无法用标准的尺度去衡量。

因此，从历史角度讲，民主需要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形态运行。民主制度的构成形态及运营方式只能随着国家特征和需要而变化。外部国家对其他国家如何运行与发展民主指手画脚乃至越俎代庖，只能使有关国家陷入混乱，只会有利于霸权国家推行其霸权战略，获取战略利益。

披着“民主”外衣行“霸权”之实的西方“民主”

西方民主从来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手段而言，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个人独裁，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有利于公民意见相对充分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无疑是个好东西。但在实践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往往只是披着“民主”的外衣，行“霸权”之实。

西方民主并无法防止多数滥用权力。回溯历史，当年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通过大选上台的。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国内天怒人怨，国会中反对者甚多，华盛顿抗议的人群不断，



但战争依然持续。对于美国“民主”最新的嘲讽来自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加征关税前的听证会。明明出席听证会的绝大多数企业反对征税，美国政府依然置多数人利益于不顾，悍然对中国出口货物征税。正如美国学者指出：“有很多因素可以约束多数，其中之一就是宪法的规定与保证。但如多数人很多，而且决心为所欲为时，任何外部的限制都无法长期地加以约束。”

西方民主难掩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本质。民主的标志——普选权，就是按照财富划分的。西方国家的每次大选，都是金钱的角逐，大财团作为大金主，从来就对选举发挥着巨大影响。大选完毕，则按照金钱分肥，拿出分肥的职务数以千计。美国学者科恩在其《论民主》一书中指出：“政界掌权人物与企业、个人财富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就是为政治竞选提供经费。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提供政治捐款的最上层人物，来自企业界和金融界，来自于全国人口中最富有的阶层。”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让奥巴马获得最后胜利的因素是来自金融机构的重要帮助。最近的例证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他的亲朋好友甚至女儿、女婿都登堂入室，成为政府要员，令人大跌眼镜。因此，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撰文指出，西方的民主实际是资本的民主。

西方民主成为西方国家干涉和侵略别国的廉价借口。长期以来，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利用其在全球民主话语中的霸权地位对西方民主进行包装，将其披上“普世”的外衣，误导世界各国人民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西方民主也成为其用来霸道干涉或侵略别的借口。它们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不惜发动战争，致使大量无辜和善良的人们瞬间变成了无家可归、痛失亲人，甚至流落异国他乡的难民。

可见，看西方民主如同雾里看花，外表看起来似乎很美，很有迷惑性。只有拨开迷雾，方能见其本质。

霸道式西方民主无所不用其极的霸凌主义手段

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推行所谓“民主”标准时，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充分显示了西方民主的虚伪性。以美国为例，对于某些明显不符合其认定的“民主”标准的国家（例如，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只要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美国可以对其非民主制度视而不见。有些国家尽管属于民主制国家，如果得罪了美国，或者与美国利益相冲突，仍然会被贴上独裁的标签，例如，俄罗斯。

对西方国家来说，其主导的通过民主协商方式制定的国际规则，本质上是用来约束“他人”的，自己则可以随心所欲。一旦发现自身



利益受损或无法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便毫不犹豫地撕下伪装。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行为就是对其自诩“民主旗手”的嘲讽。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言不合就退群”，甚至推翻已经达成的协议。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接连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协议》。特朗普还发出威胁称，如果世界贸易组织（WTO）没有改进，美国将退出该组织。

西方国家往往以推动“民主化”之名，行颠覆他国政权之实。以由国家预算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为例，它和其他一批同类机构的宗旨就是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根据官方资料，该组织积极资助了1980年至1990年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塞尔维亚国内的反对派和异见人士运动，后来又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地活动频繁。维基揭秘网也报道称，该基金会积极支持一系列国家的抗议活动，后来导致了所谓“阿拉伯之春”，以及引发利比亚政变和叙利亚内战等。

可见，“民主化”从来就是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实行霸凌主义的手段，是所谓“软实力”。

霸道式西方民主的罪与罚：国际社会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



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典范”国家，把自身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念鼓吹为“普世价值”，并把“宪政”“多党制”和“司法独立”等制度安排说成是“普世模式”，极力宣扬西方民主是可以解决一切治国理政问题的普世良方，强行向非西方国家推行和灌输。这种不顾他国历史、文化、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等的霸道式推行西方民主的做法，加剧了世界整体局势的动荡不安，甚至将国际社会带向分裂的泥潭。

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霸道推销所谓西方“民主”的历史看，从上世纪美国支持智利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阿连德总统，使总统死于政变军人的枪下，到推翻萨达姆、卡扎菲，使伊拉克和利比亚血流成河、混战不已，再到支持乌克兰反对派赶走民选总统，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甚至恐怖主义组织……经由西方民主思维“改造”的国家，不仅没有更民主、更自由、更稳定，很多国家反而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的境地。

在向中东输出民主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全面考虑宗教、文化等因素，激化了与伊斯兰势力之间的矛盾，给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温床。这个结果完全与输出民主促进世界和平的愿望背道而驰。欧洲难民危机的始作俑者也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颜色革命”。是以先进民主



为幌子、以武力威胁和打击为辅助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径，结果引发难民大量外逃，国际社会的安全、秩序和稳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据统计，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导致 700 多万民众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其中 300 多万难民逃到邻国，数十万难民逃往欧洲。难民潮是西方在中东和北非等地霸道推行西方民主的“必然结果”。

被西方民主“颜色革命”的国家分崩离析，那些照抄照搬所谓“普世价值”的非西方国家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如：泰国和菲律宾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采用西方民主制的。此后，泰国的民主政体一直品质不佳，表现为政权动荡、社会分裂、贪污盛行、经济下滑、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菲律宾的社会遗留问题依然非常严峻，社会底层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形形色色的政党打着为选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只是为了赢得选举，希望通过掌握政权来谋取更大的利益。因此，菲律宾的民主政体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菲律宾社会动荡的制造因素和推动器。

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输出民主，确实达到了扩张势力范围的目的。但是，由于民主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反而给很多国家带去了混乱，给输出目的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即使对民主“输出国”本身来说，其自身利益也不免受到影响，恶化的国际环境不仅增加了大国关系的不



和谐因素，也使一些处于战略要冲地区的国家面临更加复杂的外交环境。

霸道式的西方民主，引发了严重的国际社会问题，也引起一些学者开始对西方民主理论及其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性研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制度性缺陷与现实困境，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西方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民主问题上的普世主义就是要清除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异类”，这种心态就是独占世界的心态。法国资深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多米尼克·莫瓦希在《民主的苦涩胜利》一书中指出，西方世界已经与“他者”共存了两个多世纪。在 2050 年之前，美国和欧洲加起来也不过代表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因此，西方世界应该将“他者”视为平等的主体，学会如何与“他者”共同生活。“尽管‘他者’拥有显然不同于我们的价值体系、政治基准和文化背景，我们往往会发现这些东西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品味，但是，它们的尊严必须得到我们的尊重。”

面对霸道式的西方民主，我们要坚持制度自信，不盲从，不轻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放眼世界，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大力吸收外



国先进经验，借鉴外国的制度和做法，在政治上同样如此。但是，学习借鉴外国先进制度和做法，不意味着盲目吸收，不加消化与批判，更不意味着丧失制度自信。

在当代中国，有些人无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缺陷，主张用西方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对这一主张的严重危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如果不顾国情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且还会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

在当代世界，西方主流舆论仍然无视中国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仍然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测量中国，给中国贴上“专制”国家的标签，以妖魔化中国的民主形象，伺机向中国输出西方民主。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与深入社会，某些外部势力开始利用网络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曲折地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其中宣传美国民主如何完美，如何具有普世价值的占了很大部分。这类言论的出现，背后可能就是企图侵蚀、瓦解我国的某些势力的战略行动。

针对西方对中国民主的质疑和挑衅，我们应旗帜鲜明地给予强有



力的反击，一方面，要跳出西方民主的话语思维和叙事逻辑，揭露霸道式西方民主普世价值的荒谬之处及其欺骗性，澄清西方民主模式不具有“临摹”价值，只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另一方面，要摆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事实真相，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和主张，跳出西方民主普世价值话语的陷阱，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政治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政治自信，制度自信，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用中国话语塑造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民主形象。

参考文献

- ①房宁、冯钺：《西方民主的起源及相关问题》，《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 ②[美]科恩著，聂崇信、朱秀贤译：《论民主》，北京：商务出版社，1988年。
- ③姜迎春：《当代西方学者对西方民主的反思》，《红旗文稿》，2016年第9期。



IGT 简介：国际贸易研究系列（Inside Global Trade）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组织和发布的。该系列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主要成员包括余永定研究员、宋泓研究员、姚枝仲研究员、倪月菊研究员、田丰研究员、东艳研究员、李春顶教授、高凌云研究员、马涛副研究员、张琳博士和苏庆义副研究员。

声明：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本报告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

欢迎通过扫描下面的二维码订阅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iwep_ite，名称：社科国贸）

